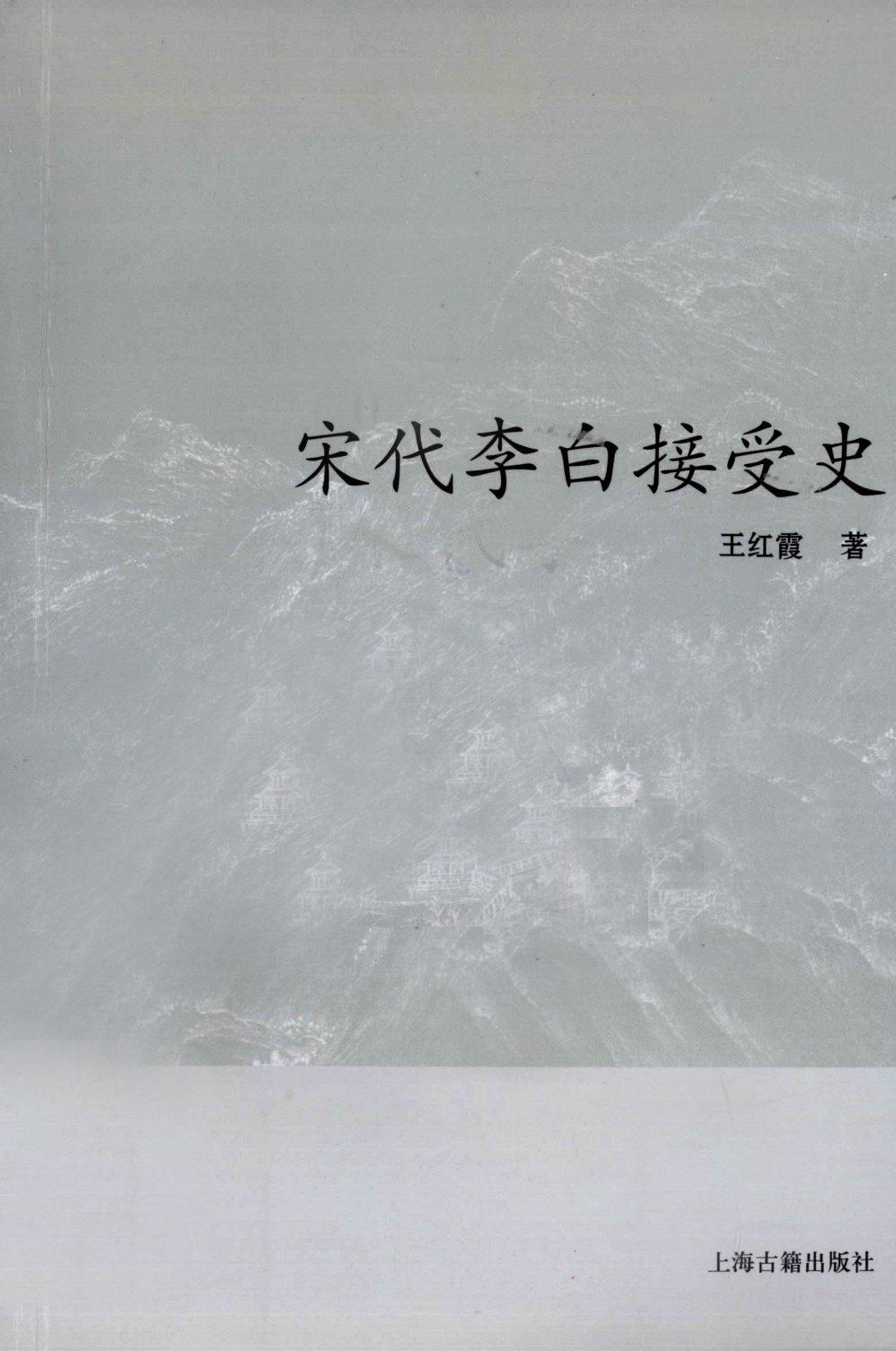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It depicts a vast, misty mountain landscape. In the center, a complex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uildings, including several multi-tiered pavilions and halls, is nestled on a mountain slope. The style is characteristic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i painting, with soft ink washes and a sense of atmospheric perspective. The overall tone is muted, with greys, greens, and subtle hints of red and blue.

宋代李白接受史

王红霞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代李白接受史

王红霞 著

藏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李白接受史/王红霞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325-5685-4

I. ①宋... II. ①王... III. ①李白(701~762)-唐诗-文学研究②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4312 号

校对人员 王怡玮等

宋代李白接受史

王红霞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42,000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978-7-5325-5685-4

I·2239 定价: 3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今年暑假,天气酷热,汗流如雨,无论读书,还是写作,总是静不下心来,真有杜甫所谓“炎赫衣流汗,低垂气不苏”(《热三首》其一)的感受。此时,王红霞女士送来了她修改后的博士论文《宋代李白接受史》,乞予为序。我一鼓作气读完了全稿,顿觉通体舒适,仿佛凉风扑面,不禁想起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曹操读陈琳檄文,头风立愈的故事来。莫非好的文章真有解人之乏、救人之饥、愈人之疾的奇特功能么?喜可知也!

红霞女士勤敏好学,聪慧多思,于古代文学及文献,颇著功力。特别于唐宋文学,用力更多。前两年她曾著有《权德舆研究》(巴蜀书社出版)一书,钩稽文献,解读文本,对中唐著名文人权德舆的家世、行事、交游作了翔实的考辨,对其诗文及思想作了知人论世的深入论述,颇多发明,已是锋芒初露。此次所著《宋代李白接受史》,立足文本,搜罗宏富,材料充实,论证严密,对李白诗文在宋代的接受传播作了细致系统的探讨,无疑更是再上层楼了。

综观全书,窃以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是其首要的特点。对文学接受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课题。对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及其诗歌在中国文化转型期的宋代的接受情况的研讨更是一个颇有挑战意义的新领域。但在学术界,对此问题,至今尚无系统、完整、深入的专题论述。而红霞女士知难而进,分别对宋代不同时期李白

诗歌的接受传播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指出李白诗歌在宋代不同时期的接受特点及方式,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筚路蓝缕,具有开辟李白诗歌研究新领域的积极作用。材料的充实丰富是本书的又一个特点。作者以文本为基础,注重收集原始材料,于宋人正史传记、地理方志、别集诗文、笔记小说等典籍中有关李白的资料,皆兼收并蓄,详加搜讨,故采集广博,征引繁富,而又能严加择取,取精用宏,故皆持之有据,论之成理,不为空疏臆测之说。如论苏轼对李白的接受,就能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抓住特征,突出特点,论证严密,辨析有力,使人信服。不囿陈说,颇多新见是本书的再一个特点。作者善于吸取前人及今人的研究成果,取其优长而又不囿陈说,独出己意,多有真知灼见。如认为宋前期的李白接受体现在“谪仙形象的内涵更加丰富”、“李白诗文集的逐步完善”及“初步开展了对李白诗文艺的探析”,而到中后期则表现为“接受态度更加理性、成熟”,出现了对李白人品、诗品的对立与争论,“将李白诗艺熔于创作实践”,由对李白诗文的辑佚整理变为编年考证。结合时代,以具体作家为例进行分析,很有新意。

作为开创之作,《宋代李白接受史》的特点是明显的,但还存在着个别值得更加完善之处。若能在理论的阐释上更深入些,对材料的取舍更细致些,对文字的提炼再精细些,定会更加精彩。当然,白璧微瑕,在所难免,这也许是吹毛求疵,近于苛责了!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浪”(刘禹锡《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刘禹锡这两句富有哲理的诗句道出了世间事物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上李邕》),李白亦曾对轻视少年人才表示不满。历史已成过去,我们应当重视未来,学界亦应如此。

对于像红霞女士这样好学上进、努力向前的新锐,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在明天定会有更大的成就。是为序。

吴明贤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五日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目 录

序.....	吴明贤	1
引 言.....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唐五代李白接受概况.....		4
第三节 二十世纪以来的宋代李白接受研究情况		20
第四节 本书写作的目的及意义		29
第五节 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		30
 第一章 北宋前期的李白接受		32
第一节 概述		32
第二节 宋初对李白别集的整理和编订		38
第三节 田锡对李白的接受		50
第四节 王禹偁对李白的接受		62
第五节 梅尧臣对李白的接受		73
第六节 欧阳修对李白的接受		84
 第二章 北宋中后期的李白接受.....		100
第一节 概述.....		100
第二节 曾巩对李白的接受.....		104

第三节	苏轼对李白的接受·····	113
第四节	郭祥正对李白的接受·····	137
第五节	王安石对李白的接受·····	158
第六节	黄庭坚对李白的接受·····	164
第三章	南宋前期的李白接受·····	179
第一节	概述·····	179
第二节	李纲对李白的接受·····	184
第三节	朱熹对李白的接受·····	199
第四节	陆游对李白的接受·····	210
第四章	南宋后期的李白接受·····	236
第一节	概述·····	236
第二节	严羽对李白的评价·····	239
第三节	刘辰翁对李白的接受·····	278
第四节	王象之对李白的接受·····	287
第五节	刘克庄对李白的接受·····	295
第五章	结语·····	312
参考文献	·····	316

引 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文学也如此。以李白的传播和接受为例,早在天宝年间,李白就已经以卓著的诗才和潇洒超然的人生态度成为盛唐诗歌的代表作家,与杜甫并称为盛唐诗坛的双子星座,被贺知章赞誉为“谪仙人”。此后,喜爱李白、受李白影响的诗人代不乏人,但真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审视李白则始于宋代。宋人以各种方式传播和接受李白,他们在诗、词、文、笔记小说、诗话和词话中频繁提及李白。

对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认识和评价,总是与这个时期的文化氛围和文学思潮密不可分,对李白的接受也不例外。影响后世的“谪仙说”、“李杜优劣论”等在唐代虽已出现,但从总体而言,唐人对李白的接受尚处于感性的咏叹和推崇,还没进入理性的概括与探讨阶段。进入宋代以后,人们对李白其人其诗的评价,不再停留在感性的咏叹上,而是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接受载体更加多样,除了传统的诗、文、笔记小说外,还增加了词、诗话等载体形式;表现手法也愈加丰富,增加了绘画、赞序、评点等方式;同时,很多文人还在创作上学习、仿效李白,用创作实践的方式来接受李白。可以

说,宋代文人对李白投注了较多的关注目光,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进入了李白接受的深化期。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对整个宋代李白的接受情况做较为深入、全面、具体地探讨。基于此,本人不揣浅陋,选择了这一论题。

接受史研究的方法是由德国接受美学学者姚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提出来的。他在《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中,首先提出以接受美学为基础,建立一种转向读者的文学史。他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①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读者,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过程中被不断地丰富、完善和充实,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作家创作→文本(作品)→读者阅读这三个环节中,读者的主观审美判断最重要,它会直接影响作品的意义与价值,不同时代、不同阅读主体对作品的价值判断是不相同的。姚斯还认为:“文学的社会功能,只有在读者进入他的生活实践的期待视野,形成他对世界的理解,并因之也对其社会行为有所影响、从中获得文学体验的时候,才真正有可能实现自身。”^②“期待视野”是姚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它形成了读者的内在审美尺度,潜在地支配着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程度和方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著名美学家陈文忠在《中国古典诗

① [联邦德国]姚斯、[美]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② 同上书,第49页。

歌接受史刍议》一文中将接受史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效果史研究，即考察作品审美效果的嬗变衍化和成因规律，包括读者群的构成及其变迁，不同时代读者对作品的接纳反应；二是阐释史研究，对历代阐释的现代思考和分析，以提供新的思考结果和学术见解；三是影响史研究，指的是受到艺术原型和艺术母题的影响启发，形成文学系列的历代作品史。陈文忠还在文章中指出，虽然姚斯的接受史研究方法是以科学范式提出来的，但它具有多方面的用途，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接受史研究^①。

接受史的建立其实就是在对某一文本的阅读活动过程中，做进一步的归纳、整理和分析，主体不是作者与文本，而是读者，这是接受史与传统文学史的差异所在。建立接受史的最大意义在于可以了解一个作家的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读者以及不同流派的接受情形。正如美学家朱立元、杨明在《试论接受美学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启示》所言：“除现行的文学史、批评史外，还可以就一部重要作品、一位重要作家以至某一时期的某一类文学作品，考察当时和后世人们的反应、评论考察其不同时代地位的升降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从中窥探社会审美观念、价值观念的发展变化，并寻求其变化的原因。”^②自二十世纪以来，国内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尝试用接受理论来进行古典文学的研究，并出现了一大批成果。这表明，接受研究的确是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学术领域。

① 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刍议》，《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第128页—137页。

② 朱立元、杨明：《试论接受美学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启示》，《复旦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90页。

第二节 唐五代李白接受概况

接受美学在论及接受的时代性时,将其分为共时接受和历时接受两个阶段,“共时接受”指的是与被接受者同时代的作家对其作品的接受,包括对其作品的评价及反应态度。就李白而言,在其身前就已经有人开始了对他及其诗歌的接受,当时大量的诗、文、笔记等作品中就有不少评说李白的材料。袁行霈先生在《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一文中对此有非常形象的论述:“就一个作家在其当时所引起的轰动而论,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谁可以和李白匹敌。李白简直像一股狂飙、一阵雷霆,带着惊天动地的神威,以一种震撼的力量征服了同代的读者。”^①这时期涉及李白的资料异常丰富,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提及李白的诗有 130 首左右,文有 31 篇左右,诗话有 11 则左右,笔记有 33 篇左右,编定的别集有 3 部(按:分别是魏颢的《李翰林集》二卷,李阳冰的《草堂集》十卷,范传正的《草堂集》二十卷,均已亡佚),选本有 4 部(按:分别是殷璠的《河岳英灵集》13 首,韦庄的《又玄集》4 首,韦穀的《才调集》28 首,佚名的《唐写本唐人选唐诗》43 首)。上述粗略的统计数字说明,唐人对李白怀有浓厚的兴趣。

一、盛唐的李白接受

第一,这时期的文人因为欣赏李白的诗歌,进而将李白的身世

^① 袁行霈:《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20 世纪李白研究论文精选集》,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 年,第 437 页。

赋予了传奇的色彩。现存最早提及李白具有“仙风道骨”的文献资料见于他本人的《大鹏赋序》。他在序中详尽地记述了当时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对他的赞赏：“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①之后，当时文坛领袖贺知章初见李白就赞誉李白为“谪仙人”，该事后来屡屡见于笔记小说，但其源头依然是源于李白本人的记载。其《对酒忆贺监二首》诗序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怅然有怀，而作是诗。”并在诗中歌咏说：“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②自此，“谪仙人”成为了李白的标签，并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可，文人们在诗文中常常提及。李白的好朋友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中说：“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汨没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③孟棻将该事收录于其笔记小说《本事诗·高逸第三》中，并不惜用笔墨大肆渲染：“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④孟氏所述不能完全视为无稽的“小说家言”，恰恰说明李白超凡脱俗的“谪仙”气质在其身前就已经得到认可并被文人们广为接受和传播。

第二，褒扬李白潇洒飘逸的诗艺。李白第一次拜见盛唐名家

①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一，中华书局2008年，第2页。

② 同上书卷二十三，第1085页。

③ [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八，中华书局1979年，第661页。

④ [唐]孟棻著，李学颖标点：《本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页。

苏頲时,就受到了赏识,虽指出他“风力未成”,但仍盛赞其为“天才英丽”。因此,我们可以将苏頲视为盛唐时期第一个李白接受者。李白本人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记述了该事:“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①这时期大力接受和传播李白的还有另外一位著名诗人,那就是李白一生的好朋友杜甫。据笔者统计,杜诗中与李白相关的诗作多达15首。在这些诗歌中,杜甫用形象的诗笔塑造了一个神采飞扬、满腹才华却终生郁郁不得志的李白形象。在《不见》一诗中表达了对李白的无比怜爱之意:“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②杜甫眼中的李白为人卓尔不群,傲岸不羁。在《赠李白》中他又说“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③;在《饮中八仙歌》中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④。他认为李白诗歌风格独特,表现出真正的盛唐气象。在《春日忆李白》中称赞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⑤;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⑥。如此才情卓异、诗风奇特的李白却终生不得志,杜甫在《梦李白二首》其二中感叹说“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

①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六,中华书局2008年,第1247页。

② [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十,中华书局1979年,第858页。

③ 同上书卷二,第42页。

④ 同上书卷二,第83页。

⑤ 同上书卷一,第52页。

⑥ 同上书卷一,第45页。

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①;在《梦李白二首》其一中也说“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②。李白的诗友崔宗之在《赠李十二白》中赞美李白说:“思见雄俊士,共话今古情”、“双眸光照人,词赋凌子虚。”^③与李白同时的任华也极为欣赏李白,他在《杂言寄李白》一诗中不但盛赞李白诗歌“能奔逸气,高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不拘常律,振摆起腾,既俊且逸”,而且对李白一生傲视权贵的傲岸人品也极为欣赏:“身骑天马多意气,目送飞鸿对豪贵。承恩召入凡几回,待诏归来仍半醉。权臣妒盛名,群犬多吠声,有敕放君却归隐沦处,高歌大笑出关去。且向东山为外臣,诸侯交迓驰朱轮。白璧一双买交者,黄金百镒相知人。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④这是这时期传播李白最全面的一首诗歌,从这首诗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时期的文人们对李白由衷的赞美之情。

此外,殷璠、钱起、独孤及、李华等人也有诗文称赞李白。殷璠编《河岳英灵集》时选录了李白13首诗歌,并评价说:“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⑤钱起在《江行无题一百首》(其八十五首)中赞誉李白说:“笔端降太白,才大语终奇。”^⑥独孤及在《送李白之曹南序》中塑造了浑身洋溢着仙

① [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中华书局1979年,第558页。

② 同上书卷七,第556页。

③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六一,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1999年,第2899页。

④ 同上书卷二六一,第2895页。

⑤ [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四部丛刊初编第314册,卷上,上海书店1989年。

⑥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三九,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1999年,第2675页。

人气质的李白形象：“是日也，出车桐门，将驾于曹，仙药满囊，道书盈篋，异乎庄舄之辞越，仲尼之去鲁矣。”^①李华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一文侧重于赞誉李白的仁义、见识和诗艺：“呜呼哀哉！夫仁以安物，公其懋焉；义以济难，公其志焉；识以辩理，公其博焉；文以宣志，公其懿焉。宜其上为王师，下为伯友。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悲夫！圣以立德，贤以立言，道以恒世，言以经俗。虽曰死矣，吾不谓其亡矣也。”^②认为李白英灵长在，并未死亡，其崇敬之情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李白诗文集开始得到整理和传播。年岁晚于李白的魏颢是李白的忠实追慕者，曾追随李白数千里，终在广陵相见。李白视魏颢为兄弟，二人惺惺相惜，同游吴地。李白还将自己的诗稿交与魏颢，让其整理，二人之情谊可见一斑。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详细地记录了该事：“万之日，不远命驾，江东访白。游天台，还广陵，见之。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或时束带，风流蕴藉。”在序中，魏颢开篇即言李白为五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赞美其诗歌“情理宛约，词句妍丽，白与古人争长，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瞪若乎后耳”，叹息李白多舛的人生：“才高世难容。”序文还记录了李白诗集在当时的传播盛况：“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大鹏赋》时家藏一本。”^③魏氏所记应真实可信，可惜他所编订的《李翰林集》二卷今已亡佚。这时期，传播李白诗集的还有他的族叔李阳冰。李白去世之后，李阳冰将李白的诗稿编辑整理为《草堂集》，共十卷。李阳冰在序中对李白身世的叙述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将李白

① [清]阮元、董浩等编：《全唐文》卷三八八，中华书局2001年，第3943页。

② 同上书卷三二一，第3350页。

③ 同上书卷三七三，第3798页。

称之为“太白之精”，对贺知章所言的“谪仙人”作了具体的阐释：“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对李白非凡的诗才更是赞叹不已：“其言多似天仙之辞，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已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李阳冰还用形象的语言描述了李白诗集在当时的传播情况：“故王公趋风，列岳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更为重要的是，李阳冰在序文中对李白在长安受玄宗恩宠一事做了非常细致的描写：“天宝中，皇祖下诏，徵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①李阳冰所言不免有所夸张，但应还是事实。这些记载无一例外都成为了后世文人传播李白的重要素材。

这时期的李白接受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传播范围极为广泛，接受主体分布于各阶层，有帝王，有文人，有普通民众。正如刘全白在《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一文中所言：“文集亦无定卷，家家有之。”^②其次，传播内容集中在李白的诗品、身世及人品三个方面，肯定了李白在诗坛的地位，将李白诗风总结为“清新”、“俊逸”、“不拘常律”。最后，还出现了对后来影响极大的“谪仙人”、“玄宗七宝床赐食”等传奇的故事。

① [清]阮元、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三七，中华书局2001年，第4459页。

② 同上书卷六一九，第6247页。